

弘體傳人 藝苑一葩

—追憶弘體書法家黃福海先生

◎吳雪松

墨海茫茫，有這麼一位老人黃福海，窮畢生精力，摹仿並弘揚近代藝術大家弘一大師書法藝術。於傳貫法師出資重修的泉州大華巖山門，他用弘體書寫《華嚴經·普賢菩薩贊佛偈》，被譽為「弘一再世」。

今年四月十五日是他老人家逝世八周年紀念日，作為黃先生關門弟子的我，謹以此文紀念恩師。

黃福海，江蘇揚州市人（1911-1995），別號黃柏，中國書法家協會江蘇分會會員，弘體書法家。青年時代曾在江蘇鎮江泰源錢莊、南通福康錢莊工作，一九三八年初進入南京永大銀行工作，任高級職員，後因銀行遷至揚州遭遣散，年冬南下福建泉州，經親友介紹進入泉州稅務局，負責稅收工作。因其所住城區鬧瘟疫，乃借住寺廟，得知弘一法師將在泉州三大叢林之一的承天寺講經。黃先生時年少，不信佛，但久慕弘一法師的書法藝術，想一觀大師風采，便欣然前往聽經。弘一大師的慈祥風範、連珠妙語，令先生折服。至講經結束，人皆離去，他卻遲遲不回去。大師邀入寮房相坐，一時又無語可言，大師料到這位青年的心事，主動打破沉默，為他揮毫，這使黃先生大喜過望。

此後，黃先生經常赴承天寺拜望弘一大師，觀看大師書寫佛偈，察其用墨運筆，聆聽大師的親切教誨。大師認為這位誠懇好學的青年是可造之材，破例收他為在家書藝弟子，並同至照相館合影留念（見圖一）。交往中有時為他批改書法習作，有時寫字送他，為了啟發他對書法的悟性，還帶他登高眺遠，觀雲看松，聽風聲鳥語。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弘一大師在溫陵養老院示疾，心裏仍繫念著黃福海，抱病為他書寫兩本紀念冊封面「吾人日夜行住坐臥皆須至誠恭敬」勉黃福海（見

圖二)。不久弘一大師圓寂，妙蓮法師捧來大師在圓寂前一天留給黃福海的一束宣紙，先生展開紙卷，不禁淚如湧泉，只見上書「黃柏賢首勉之」：「以冰霜之操自勵，則品日清高；以穹隆之量容人，則德日廣大；以切磋之誼取友，則學問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則道風日遠。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後來先生一直把它當作最珍貴、最富哲理的座右銘。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筆者應邀赴泉州出席弘一大師誕生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會，會議期間我同財團法人益生文教基金會創辦人江朝陽先生等人尋訪弘一大師圓寂地溫陵養老院，歲月滄桑，溫陵養老院只留下一間晚晴室和朱熹講學遺址「小山叢竹書院」。據泉州文博部門官員透露，此地將闢為紀念弘一大師的重要場所。

一九五七年黃福海先生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從福建泉州退職回故鄉揚州，生活艱難，但他並不氣餒，仍習字不停，池水盡黑，寒燈暑燭，精研弘一書法。到了七十年代末，黃福海先生總結出弘一大師書法理論，特別強調弘一書體是集中國古代書法之大成，先以魏碑結合楷體，形較方扁，筆畫飽滿厚重，稍後體略變修長，大中楷筆工自然，又結合東西方選型藝術原理，如黃金分割率、主次分清率、面面予禦率、多樣統一率、直線與曲線對照率等原則、原理，並摻入他個人超凡入聖的崇高風格，形成獨樹一幟的書體，具有令人久看不厭的藝術性。

黃先生晚年為弘揚弘體書法藝術，成立書藝研習班，免費供三十餘名學員習書法，其中有工人、技術員、演員、新聞記者和大中小學教師。每次批改習作，喜歡用毛筆逐字修改，寫得較好的字打圓圈，一般的打提鉤，寫得不好就直接打叉，並笑咪咪地用筆指著我們說：現在社會上急功近利者不少，而我寫字不騙人，有一筆不佳或稍長短，即作廢，你們寫字亦這樣，並要求「吹毛求疵」，這樣才會有進步。正如他的述懷詩：

揮毫得樂竟忘疲，日夜臨池人笑癡，
更為弘一書有繼，引來小友拜余師。

年事已高的黃先生，腳跛且有青光眼及白內障，雙眼幾乎失明，在這種狀態下仍堅持每日作書。黃先生晚年生活中，對友人說得最多的還是弘一法師，並時而即興唱弘一大師早年所作「送別」和「夢」，神態彷彿又回到了三四十年代與弘一大師朝夕相處的時光，使人覺得恩師有一顆年輕的心，甚至感到他那雙眼充滿神采，令人為之動容。

在黃先生逝世前一個月，筆者前往其住所探望，此時已不能下床，側臥在病榻上，見到我，還是像以往一樣伸手說：「拿字來，我看到你寫的字，寫得有進步，感到很欣慰。」並提到他有個心願，想成立弘一大師聯誼會，發揚弘一大師書法，讓更多人接受這種書體，而且說，我從福建回來這些年，對弘一大師書法起到傳播的作用，將來則要靠你們這批年輕人了，臨別時恩師用他那帶有揚州話尾音的京腔叫板後，用手打板引吭唱「蕭何月下追韓信」，蒼涼聲腔，令我永難忘懷。

